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十
典謨編 二

林下筆記卷之十

典謨編目錄 二

名分
勸懲
養民
理財
詰戎
備邉

林下筆記卷之十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典謨編

用人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宣祖朝兵判李珥上疏曰夫得人之說固是老儒常談而揆以實事更無他策孔子所謂爲政在人者豈欺我哉雖然才不借於異代在於任用之如何耳百里奚居虞而虞亾子思居魯而

魯削有賢而不用則與無賢何異哉今之議者
托於得人之難每過變通之論若必得人如古
昔聖賢然後乃可保邦而不得聖賢寧任危亾
云爾則得人之説反為痼病天下之不喪其邦
者幾希矣漢高之蕭何唐宗之魏徵宋祖之趙
普此豈伊傅呂葛之徒乎不過取其一時之尤
者耳如欲取一時之尤者則代豈乏人乎世宗
朝用人不問久近高卑惟其人器相稱故有守
一職而終身者有超擢不日而至卿相者六卿
百司莫不久任故庶績以成此真古昔聖帝明

王任賢使能之一揆也豈特世廟爲然哉祖宗
率由成憲雖設科擧而人才之不由科擧者多
致卿相當時不以爲恠後世稱爲美事未聞錮
門蔭以限職者也門蔭尙不可錮況守道尙志
之士不屑科擧者寧可後於決科之士乎○又
曰世未嘗無人只患人君求治不誠不能收用
耳今日人物眇然殿下俯視一世固歎無可用
之才雖然殿下若誠心望治用當其才則豈不
可做一時之事業乎○僉正成渾上疏曰爲政
在於得人不得人而能治者無是理也流俗之

人素無志尚惟愛官爵其涖政也只能按文簿應故事以不失其窠座而已以之掌銓衡則先私後公不知以人才為已任以之講禮文則才劣識暗不知義理之所在以之主獄訟則惟視請托以之議弊瘼則只守前規平居所念惟在於利其身而視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泛然不入於心使殿下之國事不能進尺寸而日趨於委靡潰敗不可救拾之地者皆此輩之所為也○又曰今世雖未可謂必有真儒亦豈無有才有學之士哉患在知而不能擧之耳第君子

之徒未必無病痛然終是善類而各有長處矣
殿下誠有志於治國則當就君子之徒刮垢磨
光隨其高下而擢用之可也○太宗朝成石璘
趙英茂吏判李稷兵判黃喜大司憲柳廷顯司
諫李稑等入侍論用人事石璘稷啓曰願自今
銓注之際召集臣等於前自九品以上皆親問
賢否而除授則冒濫者無所容其間矣上曰今
委卿等以銓衡何必與卿等親執班簿乎○中
宗朝謂大臣曰弘文錄以圈點多少取人無乃
狹窄乎安瑭曰臣赴京時見六部三閣老皆詣

闕門之則曰通政司堂上缺故會議可代之人
書其名置卓上各加圈點以點多者爲最中朝
之制亦如此矣○宣祖朝先儒趙憲上疏曰臣
竊見中朝官制如此其多而注擬之際一皆難
慎或有缺官則六部都察院會議擬望之人僉
議皆定然後吏部只擬二望○仁祖朝故相申
欽啓曰兩銓之官豈不欲罄竭心力期於得人
哉顧聞見有限名實相眩其不能精選蓋以此
也銓曹前後陳請令宰臣薦擧守令可合者非
一而事歸虛套繼自今申明薦擧之法宰臣等

薦舉之外本曺官亦廣詢博訪各自薦舉必擇
望實相孚者為一成籍頻為坐起考試身言且
驗其既往行事資格來歷然後始為備擬則差
勝於閒漫不省而臨政尚充者矣如有茂才卓
異不必盡拘此例雖臺閣之臣時時補外使之
諳練民事者是祖宗朝已行之事在成廟朝多
以侍從除外縣未久又授內職此即漢時重書
徵拜之意也○上每嘉奬臣隣之有清操者吏
曺啓初仕生進外祖宗朝設考薦取才之法宣
廟朝又立銓曺郎薦之規吳允謙為銓長訪問

京外學生有才行者抄錄啓下名曰幼學抄選與生進蔭才相參擬望今用之已盡本曹堂郎更為會同相議以備擬差從之〇故相李景奭劄曰張維為吏判時與參判參議正郎佐郎相議文蔭武多官之合於請書郎官及內外高下之任者使各見聞會坐錄請一紙而安印臨政以備注擬用盡則又如之臣忝為銓判時依此行之〇宣祖朝李後白為吏判務崇公論不受請托雖親舊頻往候之則深以為不韙一日族人往見語及求官之意後白變色示一冊子曰

吾録子名將以擬官今子有求求而得之非公

道也惜乎子若不言可以得官矣其人慚而退

浚白每除一官必遍問其人當否若誤除不合

之人則輒終夜不眠曰我誤國事○世祖朝韓

繼禧在選部注擬人物一出至公黜奔競抑僥

倖其所甄拔皆一時名士朝臣或有爲子弟求

官者亦不甚拒之曰古人云内舉不廢親子弟

尚賢則言之者非過而用之者非私苟以爲膏

梁子弟而稍存形跡非用人之大體也人服其

度量○宣祖朝李浚慶爲領相當都堂弘文録

圈點時以筆抹其子德悦名曰吾子之不合玉
堂吾知之詳矣人皆服其無私○宣祖朝洪曇
爲兵判大司憲趙士秀謂臺諫曰洪是我之心
友然洪之才優於吏書而不合主兵盡論之遂
啓遞即往見曰茲事於君意何如洪曰我忝主
兵决非所堪隱憂多矣顧君秉國論故恃而無
憂人皆服趙之不私而多洪之自知○中宗朝
敎曰朝廷用人當量才授官能經術者用之於
成均知營繕者用之於將作知音樂者用之於
樂院知戎政兵械者用之於武庫知天文地理

者用之於雲觀隨其能而任之則庶官得職羣
才無不舉其論吏兵書○孝宗朝與筵臣論人
才校理閔鼎重曰人皆有一能惟在隨才授任
而已安可盡得將才如韓彭智謀如良平王佐
如孔明者乎上深然之○仁祖朝講筵領事申
欽奏曰前命臣等薦才德之人而臣謂反正之
後先朝舊臣及一時知名之士咸聚于朝惟當
器使俾盡其能上曰第言之欽曰文宰之知兵
者張晩徐渻李弘胄也武將之善兵者李曙申
景禎具宏也幹局則沈悅金藎國經術則鄭經

世吳允謙文章則張維李植趙希逸剛直則金
尚容金尚憲而尚憲亟有文章崔鳴吉爲國盡
心宜隨其器而用之其餘年少之人但觀於上
意逆遜處可知其枉直也上曰然用人之道不
可求備於一人也○宣祖朝講官奇大升進奏
曰人主欲興治化不但先修一身當急聚集人
材宜修明學校之政培養人材若有能知國家
治亂生民休戚者輩出則國家舊弊可革末違
之事可以修擧矣中廟末年人材衆多而不幸
士林遭禍存者無多二十年在謫中有不廢學

問者雖蒙恩立朝年已耆艾若循次遷叙則恐
不及大用亦非用賢之道也表薦之人不次登
庸爲當此指白仁傑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而
言也○中宗朝教吏曹曰求賢將以試用也薦
而不用惡在其求之也右議政向薦金湜予欲
先用於守令以試治民之術○吏判安瑭言學
苑別提金湜有人望且是薦士可遷置臺省上
曰金湜之賢言之者衆宜擢用之除持平○中
宗朝嘉鄭膺奇遵張玉等之有才將欲不次擢
用先正趙光祖白曰三人者皆明白通敏他日

可大用然麿年纔三十遵與玉皆未滿三十何必不循資格也古者四十強仕必待道明德立然後就仕大抵老成人居上列則朝廷尊而萬事和爲國之道必重名器安瑭亦以爲言上從之○中宗朝夜對進臣有啓方今欲致太平須擢相當代第一人校理李延慶進曰是指趙光祖也光祖誠賢矣然今之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以大任光祖聞之馳見延慶泣謝之○宣祖朝故相李德馨三十一主文方其朝廷會薦獨於德馨火一圈滿座愕然金貴榮笑

曰此老夫所爲也年少位卑行先請老稍待才老德槩如何德馨聞之欣然深服○宣祖朝故相朴淳爲大提學先正李滉爲提學朴淳啓曰高年碩儒反居小任而後進初學之士乃處重地請遞其任以授之命議大臣皆以淳言爲然於是命與相換滉遂以老病連日力辭得請

求賢

孟子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宣祖朝副提學李珥進奏曰古者無學問之名日用彝倫之道皆人所當爲別無標的名目君子惟行其所當爲者而已後世此道不明於是以行其所當爲者名之以學問之士此名旣立反爲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指爲僞善使爲善者諱秘遷就以避學問之名此後世之大患人君須主張學問使流俗不得謗議也學問豈有他異哉只是日用間求其是處行之而已○

孝宗朝講詩之白駒章誦其註語而謂之曰此註誠爲切當自古君臣之間契合爲難故韓信

對楚使亦以言聽計從等語却之果能言聽計
從則賢者豈有欵去之理乎○上嗣服初前參
議金集前持平宋浚吉宋時烈前諮議權諰李
惟泰前縣監崔蘊首被召命而來念其旅食之
艱賜以米肉聞時烈惟泰之母老且有病令道
臣饋米饌及藥物甚徵辟之勤則命乘馹驛欲
其煖寒則至解貂裘掌令趙克善之病也賜毛
衣還之遣内醫救之其沒也命戶曹郎莅其喪
又日遣中使監護凡有儒名者靡不搜訪而用
之眷顧甚渥崇儒之盛終始如一○備局啓以

草野被徵之人兼帶經筵事既已定奪矣破格
兼帶似無不可而竊聞宣廟朝儒臣成渾不兼
經筵只令以閒官入侍經幄依宣廟朝例只令
以本職入參可矣上從之○上嘗以士大夫崇
酒遊談爲憂李厚源對曰趙光祖當國人莫不
飭勵改行李珥成渾之時亦然人主崇儒之效
如是矣今若宿德儒賢在朝豈敢扶醉道路談
戲廢事乎○肅宗朝故相崔錫鼎上劄曰後世
儒者亦豈盡切要於時用使掌金穀非必裕國
計也使治甲兵非必壯戎政也雖然談經好古

砥礪名行之士多在朝廷則官僚有所敬憚士
民有所觀效世道風俗必不至大壞其於國家
豈云小補頃年數次薦剡而所用數人者不過
出當邑宰下僚而至於臺憲藩幕竟無應命者
此緣人心不古習俗渝薄擇置稍別指議先加
重以朝象糾紛着脚尤難其不欲自輕於去就
固也如向來徐元履尹舜擧鄭瀁諸人皆用薦
者進而既出之後隨地供職未聞已擧凡冗而
必辭清路也今之憂國者必曰朋黨而臣以為
道學之衰替其憂尤大苟無以風動作成稍新

耳目則亦何以救此乎○先儒金昌協有言曰
國朝大抵以科第用人而顧亦重儒學上之所
加禮下之所推轂常在於巖穴隱者然其人自
處素高不輕出世而世又望之已重若將以盡
乎天民之事荀卿大儒之效相期則其勢固不
得不愈自閉匿而甚或迫而後出則又不得不
學為自任其卒於岨峿濩落難以有為可知已
矣於是世遂以儒者無益人國家而不知其患
乃在於責望過重○太祖朝命兩府六曹臺諫
各舉賢良遺逸○定宗朝命六品以上各舉賢

良○世宗朝敎曰我國以科擧取士而無德行
選擧之法躁競之風漸成廉讓之道幾息是可
歎已如有持身方正有節義者立心慷慨能直
言者與夫士行卓然素聞於鄕者才藝特異見
信於人者諸道觀察使搜訪以聞又敎曰爲政
之要在於得人官稱其職庶事咸治其令在位
文武各擧勇智過人可守邊塞者公正聰明可
任守令者諳練詳明可處煩劇者如有徇私謬
擧致使貪汚亂政害及生民者按律科罪無或
有貸○文宗朝命東班時散六品以上西班時

散四品以上各擧數人敢有循私謬擧者罪之不貸○世祖朝諭諸道觀察使山林村野隱伏沉滯素有聞望不能自售者令界首官薦擧○中宗朝命諸道搜訪遺逸如有卓異者隨才錄用○又命太學薦儒生中通經史識治體者○上聞銓曹以百執事無可用之人爲憂謂廷臣曰大臣平日多薦藝能則豈有乏人之歎乎趙光祖曰國家用人雖以科擧爲重然有大賢則何必拘科擧哉今之朝士不肯見大臣者以干謁爲恥也大臣若誠心求士何患無才無好人

三字非有道者之言也上曰周公聖人也猶吐
哺握髮急於求士況今之大臣乎○慶尚道觀
察使金安國薦本道行誼才學之士盧璋金顒
等三十餘人多金宗直金宏弼之門徒也士林
聳動○命文武二品以上擧遺逸之士左議政
洪彥弼薦權習左贊成蘇世讓薦崔繼成判尹
金安國薦徐敬德刑曹判書柳仁淑薦成守琛
趙晟刑曹叅判金正國薦禹成勳兵曹判書柳
灌薦辛百齡大司成李彥迪薦金就成曹植知
中樞權撥薦琴軸大司憲南孝義薦鄭弘翼尹

書叅判張籍薦金大有皆極一時之選其餘數十人亦知名之士也上命銓曹量才授官○明宗朝命諸道薦遺逸之士京畿薦成守琛趙昱清洪道薦成悌元慶尙道薦曺植李希顔遂命直叙六品職○命生進中經明行修爲今吏禮曹議大臣以啓學生李恒前叅奉成運前別座韓脩前叅奉南彦經前叅奉林薰進士金範六人應命並超叙六品職乘馹詣京○宣祖朝命薦遺逸之士京畿觀察使尹鉉以成渾應命○仁祖朝命八道申明鄕擧里選之法從吏曹之

啓也○上敎曰持身方正有德行者潛心義理有學術者不畏強禦奉公剛果者勇智過人可以制敵者氣節敦確可以直諫者通達世務處事明敏者令在位文武官各薦所知又令諸道監司搜訪啓聞於是文武三品以上各薦二人○又敎曰天生一世之才以供一世之用古今衰亂不在於世無人才只在求賢之心未至耳賢者無自售之理君子有易退之義苟非公卿大夫薦拔延登其何能熙載而致治乎其令政府及八道監司體予至懷搜訪以聞○肅宗朝

領相金壽恒以頃日朴世采李翔所達人才廣
搜事請廣詢處之左相閔黯重吏判李翻曰從
前別薦只令朝士爲之故聞見不廣被薦不多
而政書亦不着實收用徒爲文具必講定節目
別飭方伯州郡拔擇薦用則得人之路廣矣上
命政書議定節目而行之○上教曰人才之湫
然未有甚於近日不可無別樣甄拔之道其令
三公原任大臣及六卿三司長官有才望者各
薦三人以爲錄用之地○宣祖朝故相李浚慶
啓於筵中曰惟大臣爲能薦人而用人之道又

有次序白仁傑乃敢越例薦人超授六品而所
薦之人又不恊人望事甚不當柳成龍進曰所
薦之人若如首相言則固不足取首相所言亦
未免有病使白仁傑果能賢人既在宰列有何
不敢薦之理如必待大臣薦引而後用之則草
野遺賢之歎必自此始矣既退後慶語人曰柳
某指論吾失其言極是云○仁祖朝謂近臣曰
宣廟朝宰臣盧守愼薦權慄李舜臣亦可謂知
人矣大才未嘗不自尋常中出若但取才貌伶
俐者則安能辦得事業乎○大提學鄭經世進

白曰李恒福在宣廟朝力擧李舜臣奬拔鄭忠
信其他隨才任用多恒福所左右贊成故議者
論壬辰克復之功推恒福爲第一○肅宗朝故
相閔鼎重上疏曰人之有才者逢亂世則善將
逢治世則善相隨其所遇無所不可尚不逢時
只是尋常若以宣廟朝人才言之若李恒福李
德馨李元翼尹斗壽柳成龍等諸臣平時只是
文章名華而已有以此人輩可以定板蕩之亂
樹中興之業爲言者國人皆以爲不然及其立
大勳勞然後始知其才烈不減於漢之鄧馬也

至於李舜臣本是微末權慄素無名望苟不逢時老死下職則人莫知其抱不世之才而至今泯滅久矣當今之世又安知其老死幾許權李之才乎臣又以爲雖有其才不試之以職亦不可以得之矣○故相李元翼上劄曰恬退自守不但求之於鄉曲尤宜求之於朝著之間蓋士之仕于朝其心所存勢利廉耻相爲輕重勢利輕則廉耻重行有不合不肯苟容也

育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

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中宗朝經筵領事鄭光弼奏曰古者不得志退居田野者率皆以文章爲事今雖退居田野不樂爲文章此專由國家教養之失其道也上深然之○命修龍山讀書堂選文士肄業先是世宗以藏義寺賜集賢諸臣令讀書其中成宗移建龍山名曰湖堂至昏朝廢之上特命復設大選文學之士賜暇肄業○命李荇金安國柳雲

蘇世讓鄭士龍等賜暇讀書於湖堂○成宗朝
館閣諸臣建白選文臣年少聰敏者蔡壽權健
許琛曺偉楊熈止俞好仁六人給暇讀書于藏
義寺常時朝叅皆不與焉○明宗朝命大提學
洪暹選讀書堂人員朴淳丁胤禧柳㙉崔顒奇
大升李山海辛應時李後白凡八人○宣祖朝
上臨筵謂大提學李珥曰予欲講綱目卿可預
選才臣俾專講讀以備顧問珥以奉教李恒福
正字李德馨檢閱吳億齡修選李廷立奉教李
嶸應選上各賜內府秘藏綱目又命五臣除吏

文漢語試射等請肄習俾專文事未幾以痘疫沒上問知其有子仍以所賜綱目賜其子鄭昌衍代其選○仁祖朝李敏求趙翼任叔英吳䎘李明漢鄭百昌金世濂張維李植鄭弘溟等十人賜暇讀書于湖堂○命大提學金瑬選李敬輿李景羲李景奭李昭漢尹墀賜暇讀書于湖堂○孝宗朝命大提學蔡裕後選金壽恒南龍翼李殷相洪葳李端相安後說等六人賜暇讀書于湖堂○肅宗朝下教曰自數年以來廢閣讀書堂為日久矣令太學士以文學兼備者

勿拘衆寡擇選書入以遵三百年流来令甲○
選讀書堂六人趙持謙林泳吳道一朴泰輔李
畲徐宗泰大提學李敏叙所選也○講筵教曰
古人專以正心誠意爲學而後世之學只以訓
詁詞章爲事者何也副校理金昌協曰孔子云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後世之學所以
如此者只是爲人不爲己之故也此固學者之
罪而苟求其本則實由於導率不善教化不明
故耳蓋古之爲國者專以德行取人而後世所
以設科取人者不過以訓詁詞章而已則上以

是求之下以是應之其理固然無足怪者矣

科制

漢文帝十五年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中宗朝上謂同知經筵事崔淑生曰古人學優然後登仕今人巧事抄集以畢取科第爲務甚不可也淑生對曰使之學問以定其好惡則當自知其非宜於別試講經而取之也上以爲然

○仁祖朝權判趙翼請變科制曰我國取人以經書背誦爲程式故無不竭力誦習率多昧於文理短於文字惟在變此科制凡大小之科無

不以經書為講而皆令臨讀惟觀讀之生疏問其意義之所在音釋雖違於諺譯茍通於文理則不斥如是則為士者無不以經學為事而必皆求其意義且經書之外尤宜試近思錄也○肅宗朝引見備堂李端夏言式年講規不問文義只取能通音釋講畫過多而雖善製述者不得以生畫得捷故不赴東堂以此鄉儒專事口讀而不解文義京儒只事表策而不知經學科擧取人初程而踈謬如此若體大典講規講論雖未該通不失一章大旨者為粗雖通大旨未

至融貫者爲畧貫通旨趣辨說無疑者爲通則
科程得正人才可得矣上命預爲知委使擧子
知所勉勵且添入於科擧事目○中宗朝先儒
金安國啓言我國取士必講四書三經用力分
而效功淺若依朱子之議每式年遞試一經則
比今中朝專經之制尤爲詳備請施行之○金
安國以試官入場屋考試精審務得人才必經
十五日後放榜○仁祖朝成均館啓言故事監
試初試拆榜之後知館事以下相議開坐補以
大輪次聚儒生之未中選者試以詩賦以擇其

十人報禮曹入啓直赴生進覆試蓋慮有遺珠之歎也今請遵此例試取從之○肅宗朝教曰儒生賜第其道太廣宜可變通以杜僥倖從今日定制黃柑外勿許賜第庭試謁聖取三人而式国慶別試則臨時稟旨俾存區別之意○知經筵南九萬奏曰臣頃忝試官見擧子之文則文體比前大變凡例用文字必務爲新奇且以險字僻語綴成章句必欲使人不可解見又於其間多以語錄攙入反常趍怪之習誠甚可駭文體變易實關世道之盛衰如此體裁不可不

痛斥請以此意知委中外使之一切禁斷上命該曹添入科擧事目頒布中外○又嘗備陳科塲紛亂之弊曰臣意文科庭試謁聖亦依武科例初試取六七百人呼名點入則可無如前混雜之弊矣○仁祖朝有別科將聚試京師禮判趙翼奏言宜分京外各取三百以爲恒式上從之○英宗朝七夕製泮儒徐海朝與同舍生李復岭誤換文券海朝居魁而實復岭文也兩人競相推讓上喜曰比見士風大異疇昔敎導之效其可誣乎遂命銓曹除海朝復岭職○宣祖

朝校理李珥進白曰作人之效雖非一朝可見獎習偽敎者不可不革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館目爲新來汚辱侵虐無所不至夫豪傑之士尚不以科舉爲念況使之毀冠裂服盡喪威儀以棄廉恥然後乃登仕版則孰肯爲用乎上特命痛禁因而附陳管蠡之說曰當今之時百弊膠固衆瘼蝟興古道人心如水益下若一向因循姑息玩愒時日則畢竟不知至於何境正當尋其要而先其急漸以致於治隆而俗美今日之急務有六曰科規也曰銓格也曰糶糴也曰

軍制也曰田籍也曰鄉約也臣謹就六急務究得其要各具條件積年覃思以竭愚慮而其中科規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小緩者臣竊惟今之科弊可謂末如之何此專由於士習之放倒士習之放倒則實由於培養之無素培養之無素亦由於主管無人主管非真無其人也師儒之官不事其事則雖有猶無也今宜愼擇京外教授分掌儒生久任責成則其效必捷於桴鼓影響儻殿下特賜觀覽而採擇則國家幸甚

學校

董仲舒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

世祖朝權書啓曰教養人才國家重事請自今京外教授官教導學長擇學問精熟堪爲師表者授之成均館四部勤慢則本曹常加檢察外方則觀察使親自講問移文本曹轉啓如有成效者特加褒奬京外除生員進士及升補入學外年過四十不學閑遊者各其教官報本曹移

文岳書充定軍役以懲其餘守令不能修明學
校者令觀察使嚴加糾理從之○吏書啓曰前
此四部學堂教官擇經明行修者以西班職帶
之專爲教訓今革西班兼帶之法以成均館兼
任四學訓誨不專學校日廢請四學教官各二
復以西班代之以專教訓從之○中宗朝教曰
古者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入學教以
禮讓此治化所以興隆也近日卿大夫子弟席
父兄之勢乘肥衣輕年纔及冠輒媒仕進未聞
就學讀書志於修己治人之道者此豈特君上

之憂抑父兄之羞也苟公卿大夫倡率於上則
士庶安有不化者乎自今訓子弟皆入學受業
崇儉素之風革躁進之習變化氣質俾庶民觀
感焉○又教曰非成均四學之儒勿許登仕如
有德行可取者令館學抄啓銓曹量才叙用諸
道教授訓導亦令擇遣○明宗朝教曰近來儒
者專不務學師儒之官亦數遆不事訓誨而該
司全不糾察以致學校陵夷宜自今擇才德俱
備者兼師長之任準期陞叙依承文判校奉常
正例陞爲大司成久於其任必有作成人才之

效此意議于大臣外方訓導亦令擇差○掌令
李彥忠言師道之絶久矣頃立童蒙訓導敎幼
學之士眞盛事也李仲虎學識高明誘掖有法
如注書李訒檢閱朴應男皆出其門其餘生員
進士者幾四十餘人今若付職俾敎儒生則必
有補於國家敎養之道也從之○宣祖朝倣中
朝學制別設界首提督官以專敎養之責○端
宗朝館儒等上疏言前大司成金泮為師儒二
十餘年誨人不倦今雖年老請命遷處函丈用
慰多士之望上從之○中宗朝大司成尹倬以

疾解官館儒等上疏曰尹倬為大司成于今八
年啓迪成就得其道誘掖奬勸盡其方今其去
矣疇不歎悶上卽命還授後倬為開城留守李
荇又請仍任○尹倬初由直講至大司成久專
作新之任宋麟壽李滉皆其所講授後又擢為
同知館事○侍講官趙光祖進奏曰今之儒者
各自奮勵士習雖不至放蕩而師道則絶矣國
家雖設學官而任教誨之責者豈能如宋之胡
瑗孫明復哉須擇其合於人師者置之學官凡
振作激勵之方躬行而導之則下必有興起者

矣聞祖宗朝不由科舉以進而亦有爲學官者
今若行此則庶其有效矣上以爲然○上謂趙
光祖曰昔宋時孫復非由科第進而乃爲國子
監直講今不可用此例乎光祖曰祖宗朝有姜
碩德亦非出身而爲大司成至居主文之職矣
上曰今可爲師長者有幾人光祖曰雖得一人
可也宋以天下之大但一胡瑗而已上曰如金
湜曾有請置講筵者今已入臺閣矣予欲陞用
於學官何如光祖曰臣自少同學高明如湜者
於文臣雖不可謂必無亦難得之人也○以金

湜為大司成湜為司成學者多聚學舍及遷直
提學聞而還散其在家時學者或有買家就其
隣者○以趙光祖為同知成均館事右議政安
瑭言於上曰儒生皆欲得趙光祖為師斯人精
於性理之學若兼同知則士皆樂於就學也光
祖曰如金淨金安國柳雲等皆合是任豈可捨
此而授臣○金淨筵奏曰師儒之長為人表率
尤宜極擇上問于吏曹判書安瑭以柳雲為大
司成○金正國方為吏郎而以國學教誨為重
不拘親嫌以其兄安國移授司成○仁祖朝上

問大臣曰古有以實職兼大司成者乎大臣對以鄭麟趾徐居正上曰非鄭曄無以造士尋除大司成後累遷而兼帶如故○上諭鄭曄曰顧卿之於是任丕變士習曄請令館儒讀近思錄學儒讀小學又請擇學術精明之人謂之師儒分遣四學任教導之責并從之○趙翼以大司成移兵叅特命仍兼自是常兼帶焉爲文曉諭館學儒生勉以聖賢事業乃以近思錄教授諸生多有聞風入學而興起向善者又上劄論學政仍條陳施教節目以進○李明漢爲大司成

時銓曹擬副提學上教曰大司成勿為遷動以
重師儒之任○孝宗朝命名官之有文學者兼
四學教授專管四學事以鎮士習之浮薄從金
益熙之言也○肅宗朝儒臣林泳進奏曰程子
論學制欲延邵雍張載處於學校俾為士子矜
式我祖宗朝如金鉤金泮金末尹祥久為國子
長成就人才一時名人多出其門以近世事言
之鄭曄兼大司成階資憲尚令仍帶頗有成效
至於進士課學之法師儒自當講定要在得人
久任○英宗朝上命大司成率諸生入侍又命

入直㬜直儒臣并入侍教曰君師之責予敢云
然耄期也月三講中庸未見實效欲與卿等及
諸生問難以補涼學也於是自夫天人性命以
至存養省察出幽入微洋洋討論講罷筵臣齊
聲請曰人才作成講說爲大觀於洙泗濂洛可
驗也今玆之擧其爲風動觀感固不淺尠然不
有定制使民自化雖堯舜不能也敢請所以定
制爲上曰善師儒之長與國子生月三講會於
明倫堂毋綴章句專尚理義也
槿樂

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吾從先進

成宗朝惠淑翁主將下嫁申從濩之子沆上謂從濩曰翁主下嫁後有謁舅姑之禮古之制也翁主生長禁中或有挾貴驕傲之弊必須知禮習與性成而後能執婦道卿勿以貴廢其禮也

○世宗朝教曰婚姻三綱之本正始之道故聖人重大婚之禮為親迎之儀而本國風俗男歸女第其來已久不可猝變自今王子王女婚姻一從古制以為民先○又教曰功臣當太祖太

宗忌辰就寺社設水陸雖是忠孝之義恐違禮
經吏判許稠曰水陸本是非禮之正矧設神位
於下壇尤爲褻慢祭祀之禮各有定分截然不
可僭踰古禮支庶不得祭先祖大夫不得祖諸
侯安有以一時私意僭禮犯分之理上從之○
又教曰當予生日宗戚勳舊設齋祈壽是雖臣
子至情於禮則未可其除之○每歲抄遣人祈
福于佛宇山川謂之年終還願世宗朝罷之○
每春秋仲月會僧徒誦般若經以禳疾厄謂之
經行世宗朝罷之○中宗朝命禮官正大夫士

之祭禮司諫金希壽言士大夫祭先家家異禮祖
宗朝式印頒時享圖宜令禮官遵舊制使不悖
於禮從之○仁祖朝副提學鄭經世箚白請令
文臣專意禮學臨講論難使國有大禮參攷裁
定上可之○世宗朝以祭樂未備慨然有革古
更新之意命朴堧專掌乃用海州秬黍粒形以
爑燃成差大積分成管以一粒爲一分累十粒
爲寸法以九寸爲黃鍾之長三分損益以成十
二律朝祭之樂始備○端宗朝朴堧請印頒世
宗御製樂譜以廣其傳上可之○世祖朝以我

國之人識樂者寡工人輩所學皆是淫樂不可言樂命成任專心於樂又令黃守身等薦曉音律者守身等薦禮曹參判書孝門郎以任孝門爲樂學都監提調○明宗朝知經筵鄭士龍白上以參贊安玹掌雅樂鍾磬釐正呂生員趙晟付職參校○孝宗朝侍講官趙復陽奏曰樂政大壞繁音促節少無和豫之象請令樂官肄習古調上曰禮壞樂崩亡國之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曾聞大明之樂過於哀傷我國音樂不幸近之此非細憂也○英宗朝教曰世宗朝海州

產秬黍南陽出磬石遂與名臣制作粲然我國未嘗無樂而但今無解聲律者繁音促節非復祖宗之舊且如與民樂之曲其聲悠緩古稱往來東西閑而一章猶有餘音今也則不然以禮言之我朝之五禮儀即皇朝之大明集禮而朝無習知者凡有大禮一委鴻臚吏以其臆見顛倒變亂寧不寒心在朝之士分門割戶戈戟相尋無復有師師之和氣禮樂不作矣

教化

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

讓而爭自息

世宗朝頒三綱行實教曰民庶不識文字書雖頒降人不訓示則又安能知其意而興起乎予觀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今可倣此中外攸司得民之有學識者咸使訓誨○中宗朝檢討官趙光祖進白曰化民成俗以道德為本禮樂文章皆由此出人君當慎其所尚也上曰人主好惡下所趣向且如道學不可以法令勸之在上者誠示崇尚之意則下必有好之甚者○命中外行鄉約

法時趙光祖金湜等言化民成俗莫善於鄉約
呂氏以匹夫不得推行天下而但施之一鄉觀
周禮立黨正族師以相勸導者實鄉約之法今
宜倣周制大立規模上從之他日上以鄉約設
施問于經筵官安處誠對曰近聞京城之民聚
而相戒言不善之事國有禁憲不可犯也上曰
鄉中自相率勵則刑罰從而省矣然京城則不
可設法行之尋命京城五部分給呂氏鄉約于
坊里〇知中樞府事金安國言臣按嶺南得呂
氏鄉約撰註翻諺而刊行請推行諸道上曰卿

在嶺南盡心學校轉移風俗予甚嘉尚令刊布諸道◯宣祖朝先儒趙憲上疏回啣見中國山海關以西村立鄉約所所教者是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隣里教訓子弟勤作農事不為非義等事皆高皇帝所定之條也其目詳備雖不及呂氏鄉約而其綱簡切易以牖民故民咸信之父子兄弟不忍分門婦姑娣姒不相勃谿雖賤男女相遇於途亦必作揖婚姻之禮必以親迎厮夫走卒立必拱手齊足遼薊之地雖被千百年胡俗之染一沐大明之化作新如此◯先

正李滉曰古者鄉大夫之職導之以德行道藝
而糾之以不率教之刑爲士者亦必脩於家著
於鄉而後得以賓興於國若是者何哉孝悌忠
信人道之大本而家與鄉黨實其所行之地也
先王之教以是爲重故其立法如是至於後世
法制雖廢而彝倫之則固自若也惡可不酌古
今之宜而爲之勸懲哉○先正李珥曰鄉約古
也同井之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出入相扶使
子弟受教於家塾黨庠州序以惇孝悌之義三
代之治隆俗美良由是也世衰道微政荒民散

教替於上俗敗於下吁可悲哉導迪之方莫如
申明鄉約〇孝宗朝禮曹以大臣意啓曰教化
有國急務而親化之初尤不可少忽請略倣鄉
約故規申明遵行勸孝悌禁侈濫懲治少凌長
下凌上鄉里相鬪之類從之〇故處士柳馨遠
曰朱子增損呂氏鄉約至矣但其書本爲士類
私相約束者也若使國家申明教條使州里士
庶無不興行則其間節目有不得不變通者是
以近世儒先有志於教化者皆有所增損而詳
畧各不同今復竊取周禮鄉三物鄉八刑之意

而參以退溪栗谷約條定爲條目○先正宋時
烈論鄕約曰靜菴嘗欲之日行之退溪修之於
禮安栗谷行之於坡州蔚有成效惟用周官及
朱子增損呂氏約及退溪栗谷所定之宜於今
者而行之○正宗朝印頒鄕禮合編禮曹啓言
付諸道臣守宰使之參酌於時務之宜彌綸乎
可行之方毋亟毋徐勿撓勿惰期無負朝家導
禮迪教之本意

法令

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位焉羣吏在其後面
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
右肺石達窮民焉師其屬而以鞭呼趍且辟禁慢朝
錯立族談者

太宗朝以久旱命金科講詩雲漢篇仍曰雖下
禁酒之令飮酒者不止是予不斷酒之使然也
命不進酒國人無敢飮者○世宗朝下敎戒酒
凡七百餘言末曰縱不能以國家爲念獨不顧
一身之性命乎朝臣有識者尙且如此閭巷小
民何所不至獄訟之興多多出於此始之不謹則

末流之弊誠可畏也此予之所以考古證今反
復告戒者也○又嘗憂旱禁酒中外久不進藥
酒議政李稷請進之上曰禁人飲酒而予獨飲
可乎再啓不許○中宗朝作酒戒以警臣工○
孝宗朝嘗戒太廟享官之飲酒至醉者曰予在
瀋中多延杯酌自陞儲位一切斷之彼若以肅
敬將事為心則頃刻之間不飲何難又嘗語羣
臣曰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匹夫一身喪亡多出
於酒當官莅職者固不可言言語之失亦至招
禍害孰甚焉近來士夫之稱名流者以飲酒相

尚如此之類進部注擬之際勿先於人可也○
肅宗朝下教戒酒于中外大小臣僚○太宗朝
元尹李伯溫殺其婢夫大司憲李来等請置於
法上令宗簿寺同巡禁司杖流憲府縛送之上
怒縛持平李洽下巡禁司李来爭之上曰卿非
李氏社稷之臣乎何待宗親如是乎来曰臣等
非辱宗親乃輔殿下之德也諫官趙叙等請曰
李洽執法不變請釋其罪上遂釋洽○世宗朝
教曰宗室僕隷豪横民間此無他為無禁制也
古者宗正寺掌親屬糾察愆違自今宗親過失

令宗簿寺料理○世祖朝中宮之弟尹士昕擅
囚政府典吏政府以啓中宮聞而矍然曰士昕
不聽我戒以至於此上先罷士昕職復命憲府
鞫之○宣祖朝河原君鋥以王室至親淫湎縱
恣侵害閭里掌令金誠一捕繫家奴重刑之宮
家怨怒而不敢言○憲府吏執捉僭衣宮奴於
王子寓舍上怒下憲吏于義禁府副提學李珥
啓曰王子寓舍下人素稱縱恣不可不嚴加禁
飭侯氏一婦人也尚知教子之方常曰患其不
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殿下有子何患其不伸

年○仁祖朝本宮奴有作弊於外者命斬之以
徇○刑曹判書閔聖徽捕兩大君宮奴之犯法
者各十八人啓請全家徒邊從之○麟坪大君
奴以善御馬見愛於大君着僭衣無度大司憲
洪茂績設計捕燒其僭衣以大杖杖其膝六十
上聞而嘉歎曰非茂績不能辨此奴僭衣法官
安可不治仍諸責大君曰奴之犯禁汝之過也
汝若怒茂績杖奴則便為無法只當受而為過
而已大君敬奉上敎不敢致憾於茂績顯廟嘗
以此事語諸公子俾為後戒云○孝宗朝捕將

李浣使其部將搜捕賊徒於寅平尉鄭齊賢家齊賢上疏訟訐上使政院召致大將而責之承旨沈光洙陳其不可以爲都尉殿下之家人大將一國之重臣上大怒宋時烈進曰以部將之賤而乃能索盜於都尉家國之有紀綱可知此正可賀之事上曰以無實之事困無犯之人不亦非乎時烈誦侯夫人教兩程語曰教子之道不可不嚴都尉亦宜保其必無是事上遽命勿問○太祖朝宦者金師幸啓曰尚衣院人物在西北者率多脫漏乞差人點檢上曰内藏私事

非國家急務前是差人之弊予所詳聞敢煩驛
騎乎師幸力請再三不允○太宗朝各司憲掌
令郭德淵曰人家藏獲有投屬本宮者予聞其
主欲言而不敢爾等其明辨之投屬者悉加禁
斷○仁祖朝先正宋浚吉啓言内司公事祖宗
舊例必關由吏曹其宮府一體杜弊防患之意
誠非偶然十數年前吏曹簽押之際猶知其何
事而今則執筆占位署惟謹不復問其公事實
如何而但任内司官所為種種違法厲民之事率
由於此○命禁諸宮家私自封殖之弊及勒占

民田之謬習從大司諫李植之言也○英宗朝
領議政徐宗泰上劄首以日前特罷内司獄還
收梨峴宮之敎贊賀聖德而繼之曰自此宮家
凡事可以裁損凡爲民害者可以推類而釐革
窃願益懋此志凡有辜犯每以私昵而或貸又
曰近日宮差之剝民宮庄之爲弊者多發於巡
撫使之啓悉令嚴法重究量其緊緩特令革罷
則奸猾知戢而邦本永固矣王子諸嬪第宅擧
皆過盛從今以往深以侈泰爲戒使之毋或增
加常存節約則今日特敎之盛美可謂推廣而

克終上賜批褒美曰諸巡撫書啓中宮差事令
攸司重究宮屯事可査者査處可罷者罷之予
何持難哉且太僕屯田之移屬宮家者頗多其
令該曹丙寅以後移屬者還給本寺焉○召貢
市人詢瘼凡宮戚家市貨不報者皆罷之仍
削貢市堂上職○顯宗朝平市提調尹絳筵奏
曰曾在先朝以諸宮家勒買市貨之弊請報法
府禁止則先朝教曰何為此疲軟語耶不須借
威於法府摘發告予則予當重繩以此捧承傳
自是其弊頗息今久禁緩或有復踵前習之患

也上命申明禁抑○洪命夏啓曰禮曹既定婚
喪祭禮申教中外而新豐府院君還葬時內出
祭物豐腆太過宮中如此何以禁外人乎又曰
今日入侍諸臣各自毁其妻女金鳳釵繡裳然
後可禁小民之過制○肅宗朝因領議政南九
萬奏教曰今後諸宮家及後宮勿許折受將來
新宮則以職田法行之漁箭鹽盆折受代受並
爲防禁○ 持平李東彦啓言諸宮家家垈間架
大踰法制宮家如此則何以禁士大夫之踰制士
夫如許則何以禁庶人之僭上請依徵舊典務

從節損如有違越者自法府直治其主事董役之人○知經筵閔維重奏曰宮家間架古有定制今者公主第宅廣占基址務為崇侈非但物力難支為弊甚多怨歸于國自上宜別樣軫念友愛之道不在於崇侈第宅矣上曰予當斟酌為之○戶曹啓曰明安公主家舍基址可合處發遣本曹郎官打量則統合諸家為一千八百二十六間曾在先朝公主第宅基趾皆以一千六百間為定今此打量比前例則所加者多至二百二十六間宜有裁減之道命依先朝定式

間數舉行○世祖朝上謂世子曰德原君曙之
第不新搆而買之所以除弊也今户曹請買六
十餘間大屋此非予本意也昔世宗朝大君諸
君之家皆有定制今若買大屋則後世鍾愛庶
子者必援此而增益之終至於百餘間故令户
曹改擇以啓○中宗朝司諫申鏛筵奏曰欲禁
奢侈宜自大臣表率而今或第宅踰制甚不可
也左議政宋軼頓首曰臣在廢朝時毁家反正
後更造居第間架過制又施丹青身犯禁條請
伏罪上曰家宅過制改作可矣豈可以此易相

哉○太宗朝上將軍金仁贇衣彩緞特命囚訊
立法之嚴如此○明宗朝正字鄭礎着國法所
禁之衣至鍾樓街路見犯於憲府禁亂吏不饒
貸國法之嚴可知○仁祖朝有一公子造山亭
用圓柱聞金尚憲為大司憲即削而方之盖殿
閣用圓柱故私家不敢為也○政府掌藥官朴
時亮嘗於公會時值路泥着大分套以承靴子
冨譯張炫造家用附椽皆國制所禁者金尚憲
為大司憲囚兩人將治之時亮妻子乞命於吳
相允謙答曰雖吾子犯法金公必不容貸何敢

有圖囑之計我心甚憐之而終不敢出一語以
救之兩人終受刑訊○肅宗朝領相金壽恒左
相南九萬以爲三法司禁亂本欲規正風俗而
三司皆以収贖充其用度故最爲都民難支之
獘名之曰禁亂而先有収贖充用之意安有正
風俗之理乎但禁亂之制不可以有獘而全罷
令後則使之詳審於出禁而犯禁者只令從重
決杖爲宜○世祖朝以禁令太多民間騷擾命
禁條五十件外並除之○柳馨遠曰度量衡審
求法原用銅精造須諸道諸邑令各藏在官府

而依式精造烙印行用凡造度量衡皆刻其年
月官司號○每歲正月京外官司懸度量衡於
市以爲民式○私處所造每春秋分京府各邑
平校烙印○肅宗朝命戶曹鑄銅斗斛頒于八
路時斗斛無定制官用大小各異儆華制鑄頒
其制底濶口殺體小而高盖防濫捧高凸之弊
也○英宗朝右相俞拓基言三陟府尚有世宗
朝所造布帛尺今若取来此尺依經國大典度
量衡條所載使巧思者分造各尺頒行中外亦
庶幾乎同律度量衡之義也上曰世宗朝制作

猗歟盛哉其尺比今尺如何拓基曰較今用布
帛尺長者減一寸短者減五分於是上命户曹
取來較準造各尺頒用以其副藏于户曹

名分

程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池之阻特
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
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

世祖朝教政院曰王世子儀物事關名分所當
詳辨予入中朝見皇太子儀仗反不如親王蓋
親王已成君而太子未成君也本朝文宗爲世

子時儀物稍〻然世宗欲使攝位特命加之耳
非常禮也上謂禮曹判書李克培曰名分不可
不嚴昨日司饔院進膳雜用世子器皿甚不可
也然則父子同器君臣同器奴主同器名分將
紊矣與野人奚擇哉○肅宗朝判尹俞夏益言
中人常漢輩之贈職或以工曹漢城府掌隷院
等職者頗〻貴賤名分死生無別豈可以生前
不相當之官遽加於死後哉雖不能一一追改
令後只贈以西樞之意定式施行為宜上命申
飭該曹○吏叅李晚成言醫譯中〻庶〻輩贈職亦

多以參判兼摠府贈之事甚猥越只贈以同中
樞或左右尹似宜趙泰采以為左右尹贈職亦
不當只許以同知似好上曰頃見醫官朴星瑞
以參判摠府為贈予亦以為怪矣依所達為之
而加設同知之類不當以左右尹贈職也晩成
仍請改授星瑞贈職上從之○南九萬言臣自
孝宗朝出身以後至於顯廟末年每見朝班相
臣外在一品之例者不過一二人或二三人矣
今則乃至於十一人之多每公會班列一品或
多於二品此皆因朝家多事凡有侍藥執事董

役之勞援前例而加恩者也自今以後朝臣有以前例當加資者易之以帛馬之賜毋使詩人有赤芾三百之譏焉○仁祖朝甲子适變後上欲以公州扈從人盡錄勲籍吳允謙白曰公州三日之程旬朔執鞿之勞何至錄勲臣恐官方從此淆亂上從之○李馨益朴頵以醫術承眷馨益至於夜半獨爲入診頵不過六品主簿馨益至正三品散秩○宣祖朝去邠自京城至義州宦官數十人御醫許浚掖庭員四五人司僕員三人終始不離浚皆錄功而上終不任以職

事○朴謹元為都承旨以親耕事賞加陞品大
司憲朴應男與謹元相切而廣坐中謂謹元曰
不宜以此有賞典即請改正元之○李希儉為
都承旨以仁聖王后侍藥之勞內醫提調及醫
官並加資兩司請改正過累朔後只醫官允之
兩司停啓而新授正言李濟臣以停論為非啓
遞兩司迄六朔始停啓
勸懲
丘瓊山曰人君為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矣天
有春生秋殺然後以成天之道君有慶賞刑罰然後

以成君之道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大臣詳其治於下以輔乎上則綱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國馭衆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

太祖朝大司憲閔開等上疏曰賞罰人主之大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善治賞罰平則公道明而人莫敢議矣人主之於賞罰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不可容一毫私意於其間也○楊廣道按廉使趙璞乞免曰自古人臣受命勤勞于外而反罹讒毁

者夕夕顧釋此任俾全臣命上曰卿何出此言予侍臣雖有譽之者必察焉雖有毁之者必察焉必得其實然後行賞罰卿其祗哉○太宗朝禮曹佐郎鄭孝復應旨上言曰功同而賞有高下者從其貴賤也罪一而罰有輕重者以其親踈也夫如是則賞何能勸罰何能懲哉上覽之稱歎御筆親自批點擢拜諫官○仁宗朝敎曰彰善罰惡爲政最先其有忠孝卓異及爲吏清白者廣問以啓隨才擢叙身沒者錄用其後○明宗朝謂講官曰周世宗亦賢君矣乎其言曰朕

不忍因喜怒刑賞人夫刑賞人主之大柄必公
明其刑賞然後爲善者有所勸爲惡者有所懲
如因一己喜怒而刑賞之則必有顚倒之弊也
○宣祖朝先正李珥出按海西也臺諫論罷黃
州判官崔瀣之貪汚珥使都事李元翼往尋虛
實則百姓稱其淸謹而官庫充溢珥乃狀啓陳
瀣寃枉而仍又曰瀣則誠寃矣若因瀣一事而
殿下不信臺諫則所關不細矣○金佐明爲司
諫時諫長勍延城君李時昉語甚危險佐明曰
論人如畵面目毫髮不爽可服人心若非實彼

豈自服人孰信之○李景奭屢處臺閣未嘗輕
劾一人徹官庶品尤務致詳曰吾輩向斷雖易
當之者得無冤乎○英宗朝親臨鞫因謂問郎
曰故相李景奭謂其子孫云若輩為問郎只隨
罪人之言勿先有意於鉤引此言宜有後也予
於親鞫時見之其不迷亂者幾希問郎若有意
鉤引其害尤何如也○教曰自古制刑俱有其法
法外取快終欠恤刑往者乙巳除壓膝昨年除
捕廳剪刀周牢之刑即令刑曹餘者惟烙刑漢文
唐宗皆除肉刑笞背況法外者乎自今烙刑永

除之○孝宗朝親臨鞫囚罪人有將施烙刑者
領相鄭太和奏曰炮烙者紂之淫刑後世人君
無以此施人者惟我國於治逆時用之然終非
人君所宜臨視者也上為之動容入內次避之
○憲長論啓統制使柳廷益有妹為自點妾最
為親密不可置重任領相鄭太和進曰廷益名
不出賊招若以疑遆廷益將人人自疑矣上曰
卿言是矣太和又曰自點久居相職一時文武
孰不出入於其門乎若以平素相識并勒加罪
案則臣恐朝廷無完人矣上曰鎮定之策專在

大臣予與卿旣有所堅定則雖有喜事者安敢
肆其志也○上蔽獄無所疑惑自黜之獄親鞫
賊子鉞承服引同謀武將繼告士夫延及滋蔓
上敎無更問同黨疑懼始定初遣中使於自黜
謫所搜文書以來朝士簡札閫帥守令書信皆
入禁中怨語凶跡亦有彰露者而並留中不下
後筵臣以爲言上答以無可觀焉已焚之矣盖
恐獄之濫也○世宗朝禮遇臣下終上之世士
大夫無遭刑戮者○太祖朝刑判柳觀啓人之
氣禀輕悍剛果柔懦怯弱不同故或有眞犯而

能耐箠楚之終不招承或有被誣而不忍苦毒終
不脫免者掌刑者惟喜人之承服不顧人命之
重設法外之刑多方掠訊其罪未著而已斃於
棰下有違聖上好生之德乞令中外用刑者上
依律文以行拷問其法外之刑一切禁斷常令
辨其辭色驗其證左要明其眞僞不得妄加箠
楚上嘉納之○太宗朝上聞囚瘦死獄中謂知
申事黃喜曰可殺則殺之豈可使滯獄而死乎
自今令法官勿滯獄○世宗朝本宮婢元莊
因私嫌誣告宜川郡民林成富有不遜語知郡

事李震嚴刑取辭以聞上命司憲府覆覈之憲
府以獄辭已成不以成富元莊對置成富又誣
服獄成以聞上曰獄辭有差且不與告者對置
無乃不得其情乎下義禁府鞫之果元莊誣告
也上以不察情偽以威逼之使無罪之人入於
極刑若信此斷罪豈不濫殺無辜遂罪李震及
憲府吏○義禁府啓宮人盜御庫財律當斬上
從之知司諫高若海曰臣以為殺人不可輕古
之聖人雖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必審其
可殺而後殺之且凡死囚法必三覆今宮人盜

財帛下義禁府斬之不使覆奏後世中主以一時私怒藉此爲口實便下詔獄輕行誅戮非所以示法也上嘉納之命立義禁府三覆之法敎曰凡死罪必三覆啓者以重人命今刑曹於二覆以後更不考元券有違立法之意自今每啓須憑元券詳讞以聞又以中外折獄之官最初鞫問文案苟成後之覆案者率皆因循文致其辭未有參驗詳究以求事情者下敎戒飭使之精白虛心無拘於一己之見無主於先入之辭無雷同以效轍無苟且以因循勿喜囚人之易

服勿要獄辭之速成多方以詰之反復以求之
使死者不含寃生者無抱恨○又以律無正條
者上下比附之際寧從重典下教戒飭使之審
愼務合於法○又諭諸道凡諸獄訟毋慘酷毋
淹滯○又令中外獄官淨掃囹圄療治疾病無
家人護養者官給衣糧如有懈緩不奉行者嚴
加糾理○又謂大臣曰比來饑饉荐臻盜賊興
行忿爭滋蔓係死獄之多比古爲倍予竊愧之深
自勉勵每當聽決之際未嘗不惻然如鬪毆戲
殺雖律應當死本無殺人心竊盜三犯及盜係

官錢糧者類是窮人所犯情理可矜予欲减死
黃喜申槩李孟畇河演曰先王義刑義殺所以
刑一人而懼億兆之人不敢肆意於爲惡也是
知輕刑適所以惠姦宄害善類而有害於治道
今好生聖仁出於天性每當斷刑反覆考究情
法輕重以求生理或有纖毫未盡者輒從輕典
故當死原免者甚多昔鄭子産有火烈民畏水
弱民狎之訓而大叔不從卒有興兵攻盜之擧
輕刑之害害及善類願一從律文從之○世祖
朝謂世子曰世宗嘗謂文宗曰刑獄雖皆罪不

可容易處決予未嘗敢忘汝其體此意也○仁
宗朝命刑曹審慎考掠俾無寃枉仍歎曰安得
使寡人之世無一人作奸犯科者乎○仁祖朝
命凡刑獄公事雖昏暮之後卽令入奏無留滯
○孝宗朝謂筵臣曰予常於事之不可者姑且
置之以待中夜怒意之息然後徐察而處之故
得以寡過矣○肅宗朝敎曰昔宋太祖嘗乘快
誤決一事終日不樂予會於戊辰因一喜怒妄
殺奉憲之吏痛自悔責心常不忘豈特一事誤
決終日不樂而已渠雖至賤人命至重所奉者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世宗朝敎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曰

卒踐更輒與平價又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

庸戶調然以此而觀人君取民有制不得任意

增減今則不然征斂無藝用度無節故或因事

而加斂或預徵數歲之貢朴訔請依唐租庸調

法略定制度未即施行予謂斂民無節則君之

所用亦無極而秦之箕斂唐之進奉由此而起

當依租庸調法量時宜加減其數定數之外不

得一毫增斂則民志有定用度有節而官吏貪

汚者亦不能肆其姦矣○顯宗朝以我國素無
戶口之賦只以軍兵納布爲經用民之病之上
知弊源有在將欲大變通立定制以圖永遠而
事未及就焉○上問判府事宋時烈曰頃者李
尙眞之爲慶尙監司也啓請漏籍之人雖或被
殺不以殺人之罪罪之云此言何如對曰此乃
大明太祖之法也必有此法然後可無漏籍之
患而但人命至重以此立法則漏籍之人皆未
免殺是可慮也上曰如此然後必無漏籍者矣
○世祖朝以戶籍不明軍丁多漏諭諸道觀察

使巡行諸邑面諭守令年二十歲以上錄籍以
啓勿致騷擾仍命兵曹漢城府悉刷京中閑良
○宣祖朝上出幸時見一小童在鹵簿下以爲
觀光童孺也更諦之乃軍士也爲之惻然下敎
曰如許兒童心不欲離慈母懷抱執戈之役豈
其所堪乎予見此兒心懷不平夜不能寐予以
不敏叨居君位致有此事尤可恨也兵曹點閱
軍士如有年未滿則皆還送待年入役也予寧
失數千兵不忍使兒童立役也於是兵曹乃募
軍卒使之引年退歸而軍士幼穉者悉還鄉後

守令更定苦役願歸者少矣○肅宗朝漢城府
啓曰倖民益衆殘氓益困京城數萬户曾無升
斗之入以佐國家之賦而至於坊役亦皆漏免
自今大君王子公翁主大臣家外無論士夫有
無役各出一丁以爲定式廟堂之議亦然上從
之○先儒俞棨疏曰今若自上親下明旨痛諭
以均是天民不可獨享安樂之理悉盡良丁不
可偏被侵苦之狀上自朝廷百官暨于前銜生
進偈先出布自幼學品官庶孽許通一應不合
定役之類年六十以下有室以上許納一疋之

未其意則鄭經世趙翼金堉己癸之論宋浚吉
宋時烈相與講議未及施措焉○故相崔錫鼎
劄曰孝宗朝金益熙建白戶布之議其後壬戌
年間朝家欲先試於關西而不果行故相金錫
胄戶布議曰或言有官職者亦爲收布則殊無
君子野人之別名分漸壞不可爲云此則不然
若棒身布則人言猶延之若其家調征實爲均
齊民役夫豈有損國體之理乎家與田本無差
別宰相田土既無不稅之規則士夫家戶又安
得獨漏於衆役之目爲不征不調之民乎如親

王子駙馬大臣則特為不捧宜矣○英宗朝上謂惠廳堂上尹游曰予近讀李綱劄其所論常平法於民國可謂俱便卿方主管賑廳其須盡心於常平之制先將見在錢貨從便易穀務加積峙用備水旱毋使都民有穀貴艱食之患○世祖朝韓明澮啓言義倉穀民間積年所貸其數甚多並收其息必不能償作常平倉請令諸道觀察使始試一二邑從之○中宗朝設常平倉○世宗朝江原道義倉之穀有太半在民未徵而虛錄會計者觀察使黃喜請治守令之罪

上曰比年此道民失産業扶老携幼散之四方
何暇償納若以此加罪是重困吾赤子也其勿
論○上聞郡縣催徵糴穀民甚苦之教曰設義
倉以為民也雨暘不時民皆艱食若強斂所貸
則貧民盡輸於官其艱食無異於凶年其諭守
令視民貧富收斂若以一年之稔盡收前日之
貸則鰥寡孤獨必至困窮予所不忍也○江原
道行臺監察金宗瑞啓原州等處十二邑民饑
請蠲租稅上從之卞季良以為不可上曰為人
君者聞民饑死尚徵租稅誠所不忍況今舊穀

已盡開倉賑濟猶恐不及反責租税於飢民乎
既遣監察視民飢饉而不蠲租税復有何事為
實惠乎○以歲歉命每日啓事以荒政為首○
以旱出宮人年壯者歸其家○又以旱停諸道
進膳大臣請令依舊供進上曰旱乾水溢農事
不稔天既譴我以災變豈可煩民進膳○又嘗
夏憂旱輟膳以塩湯代服藥之酒領議政柳廷顯
請曰殿下父王之喪極哀盡誠積憂成疾今至
輟調藥之酒其於宗社生民何因垂淚上曰勿
復言也予以不德君臨民上旱乾之災其譴在

予豈可為一身飮酒○户曹以繕工監所儲炭
将盡請令州郡預納明年貢炭上曰今方盛農
之時不可役民姑省之以待秋成乃命條録用
炭之數親減内用炭數十石仍令承政院計一
年所用量減之所減柴炭之數甚多民頼以息
○太宗朝永吉道饑都巡問使書洽請發倉賑
貸上曰賑濟救民之急也啓聞待命緩不及事
自今臨時賑恤○上聞西北豊海道等大旱召
知申事金汝知曰爾胡不言歟昔王安石以為
天變不足畏爾欲效之歟今聞其民飢乏宜速

遣官賑之○以旱止酒議政府請進酒上曰予
之止酒非獨憂旱亦慮百姓之饑饉也○又嘗
憂旱流涕日一御膳命罷供上之獐知中事朴
錫命言以一國奉一人數百人之獵不足為弊
上不允○平安豊海之民自春至秋留京畿獵
禽以供御膳者俗稱伊彥上曰為人君而以一
己之養役民自奉甚無謂也命亟罷之以配軍
役○上以海州講武場沃饒可耕許民耕稼曰
禽獸居之孰與吾民而耕○京畿旱甚命運米
賑之又曰聞尚衣院一月熨斗炭例以八石是

并出於百姓安可妄費宜減其半京畿民生冬
則困於紫炭夏則困於馬蒭內廐馬只留四十
匹宮中供御已令裁減其外凡干供御之物亦
可量減須要惠及生民○肅宗朝以歲歉下哀
痛之教于八路凡千餘言若曰唐太宗假仁義
尚詐力之君也然連值凶荒勤以撫之以致其
民之不怨況祖宗之為政一以仁義為主諸臣
之所學亦以詐力為耻今日事只在於以誠懇
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彼至愚而神之民豈不知
詐僞與誠心哉又若曰朱子為淅東荒使也其

門人所記有云公鉤訪民隱晝夜不倦至廢寢
食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必乘輕車屛徒御
一身所需皆自賚以行秋毫不及於州縣故所
歷雖廣部內不知以此官吏夙夜戒飭常如使
者壓境至有自引去者以故所活不知其幾萬
其後朱子見孝宗孝宗迎謂曰浙東之勤勞朕
所知之豈非今日所當法者乎○上教曰凶歲
救急莫如橡實故曾已分付關內諸處着實收
拾而此亦不實僅二十斗矣意在救民則不必
拘於多少特下該廳又出內需司壽進龍洞各

宮所藏米布鹿皮雜物下于該廳○辛酉嶺東
被灾尤甚上命嶺東各殿朔膳物種依丙午例
限一年停止而大妃殿朔膳自宣惠廳料理給
價封進其後惠廳磨鍊其價為米一千五百餘
石又減春等人蔘三十斤之半○丁丑上以侍
講官李寅燁受由往来湖中問農事寅燁俱以
所見白之上軫念民事遍有自四方来者輒延
見咨訪如此○甲午招致濟州貢人于差備門
外問賑政頭緒及島中形勢染患寢息與否仍
令本道更送萬石穀又令醫司相當藥物急速

優送○仁宗末命蠲京畿黃海平安道田稅明
宗初戶曹以國用不足請以往年常平穀之散
而未糴者摟之上曰先王所命也豈可欺民其
仍蠲之○成宗朝掌苑署啓曰今年京中梨不
結實請令諸道封進上曰梨不結實中外同然
令以所無之物責進郡邑豈不貽弊於民遂不
聽○中宗朝敎曰京城門外曾令有司植桑其
遣史官觀其勤慢○世祖朝申明種桑之法從
戶曹請也○命內苑桑株分授諸司栽植於墻
下及田畔其不用心培養以致枯槁者罪之○

上語承旨等曰中宮欲以四民圖代歲畫貼殿
壁予以爲不可中宮曰食出於此衣出於此貼
而觀之不亦可乎遂貼之承旨等對曰農桑王
政之本而國母留意實生民之福也○成宗朝
親祭先農遂躬耕籍田王妃率世子嬪及內外
命婦親蠶上曰躬耕所以供粢盛今之東西籍
田是也稍有其實親蠶所以供衣服有其儀而
無其實今欲織作於內其造織機又選織婢以
入○中宗朝親耕籍田王妃親蠶○宣祖朝親
耕籍田王妃親蠶○英宗朝親耕籍田王妃親

甕○柳馨遠論本國田制曰祖宗立制條理詳密重民勤國均賦薄歛之意至矣苟以是意行之雖千萬世無獘可也而式至于今結賦無紀賦税不均者何也此非但政獘吏慢而然原結賦之法主於租税之同科而不主田地之同尺故易以有獘也結賦非無尺數也以其載於簿書而不齊於田面又其長短多端乘除加減之法當官者不能盡察况於田畈乎官不能盡察民不能盡知則胥吏易以容奸以難察之法欲齊衆胥之奸其勢不可得也於是賄賂請託漏

落欺隱之弊無所不有而結負無紀賦税不均
矣若一齊其尺定爲頃畒而計其所出之數用
以均手賦税而已則尺量不二而人易知田面
整齊而難容奸其本旣正末自舉矣寧有是弊
哉此古人所以先明經界也○世祖朝壬午量
田○中宗朝癸酉命量田于京畿忠淸二道○
癸未量關東田○甲午量湖南田○仁祖朝乙
亥改量三南田○孝宗朝癸巳量京畿田○顯
宗朝癸卯改量京畿田○乙巳量咸鏡道田○
戊申量忠淸黃海道田○肅宗朝庚子改量三

南田○癸亥八道田結一百三十一萬二千八百六十結內雜頃四十九萬三千七百八十一結○宣祖朝講筵同知事李廷龜奏曰亂後田制蕩然無形量田雖曰騷擾而臣意以為不然京官下去則雖剛明之人必不能詳察自今年秋穫之後令其邑宰巡審境內從實報聞然後發遣御史考覈虛實如有隱漏者重治其守令則必不至騷擾矣但此不可施之於一郡一縣必使八路並行然後民役無輕重之偏矣當今最急者無過於此○故相李恒福獻議曰量田

之事雖不可輕擧冝令該曹量爲事目責令監
司親董守令各官從其時起之數各自打量每
年随起随量移報監司使之轉啓史傷敬差官
發遣時該曹抽栍一邑無遺打量如有違錯重
罰其官逐年如是則經界漸次歸正而稅入自
然有裕矣○孝宗朝行量田于京畿左議政金
堉請令各邑守令只與會計吏出入田間按字
作結以除覈田擾民之弊從之○顯宗朝行京
畿量田領府事李景奭請使道臣擇守令中有
材能者爲差貟先行打量然後出送均田使廵

視撟奸則可無騷擾之弊也於是命以前承旨
金始振大司成閔鼎重爲左右道均田使○行
量田於咸鏡道觀察使閔鼎重令都事評事分
管南北道行之○肅宗朝教曰孟子云仁政必
自經界始我國經界不正賦役不均諸道量田
縱不能一時並擧漸修此法不猶愈於一任其
不均而置之耶令廟堂商確以奏○仁祖朝設
三道大同廳先時先海朝李元翼欲革貢賦防
納之弊請設宣惠廳行大同法每春秋民田一
結各收米八斗俵給京師私主人使自貿納而

優其價使主人亦得以自貸先施畿內民皆便
之惟巨室豪户失其防納之利百道沮撓竟不
得推行諸道至是充翼建請設廳行三道大同
之法以朝議有異同止行於江原道○慶尙道
觀察使李命雄請行大同法許之○孝宗朝右
議政金堉上劄曰王政莫先於安民民安然後
國得以安大同之法便民良策畿甸關東行之
得力若又行於兩湖則安民益國無大於此大
抵一年應行之役每結所費木綿十餘匹小不
下七八匹意外橫出之役不在於此限民何以

不田令若每一結春出木綿一匹米二斗秋出
米三斗則摠為十斗而田稅之外進上貢物本
道雜役本邑所納皆在其中一納之後終年安
卧比之京畿宣惠一年十六斗亦甚寬矣兩湖
田結共二十七萬結木綿為五千四百同米為
八萬五千石付之能手規畫措置則米布餘數
必多公藏私蓄上下俱足意外之役亦可以應
之矣先是仁祖朝權盼觀察忠淸取李元翼之
法平僔一道田役劑為絜法籍而藏之及金堉
為觀察使見其籍而歎曰裕民之道其在是乎

乃推演其法益加詳密馳啓請行上特命行之
竟以議不一未果行至是又以為言上引見諸
大臣詢問便否命先試湖西後均之八方野邑
則結出米舟運上江而山邑則代以布委輸京
師自御供祀享接賓之需以至蔬稈薪蒸咸取
辦於此官不得濶狹吏無敢伸縮凡貢案刀蹬
等積年謬弊一朝頓革湖西之民如脫水火莫
不鼓舞前之胥言不便者及是反交口稱便○
顯宗朝行大同法於全南道先是孝廟嘗命並
兩湖大同法以紓民困而先行湖西獨湖南未

及行上卽位之初必欲成先志廷臣胥言其不便庚子先試湖南之山郡亦或行或輟至是詳知小民皆便之惟豪戶不便也遂命遍行于一道○宣祖朝先正李珥筵奏曰延日自上每歲愛民之教群下感動但有其心無其政則民未蒙澤矣上曰今日民生比曩時何如珥曰比權奸當國時則浚剝似減但貢賦徭役之規甚乖事宜若不改轍雖日下憂民之教恐無益矣○又曰祖宗朝稅入甚多而費用不廣故一年必有贏餘如是積年至於紅腐勢固然矣今者一

年之入不能支出而權設日滋冗官太多每以宿儲供經費臣意量入為出盡革不急之官無益之費而典守之官不被偷竊然後庶不至罄竭矣

理財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太祖朝繕工監將搆亭於世子邸上聞之曰比年工役稍繁然皆不得已也予豈樂為世子雖無亭榭可也其罷之○定宗朝兀良哈獻狼上

謂筵臣曰此雖遠人所獻而畜之宮苑則月費
六十鷄豈可以有用之物養無用之獸乎命放
于野○太宗朝上聞禮賓寺以陳米養池魚名
問之對曰月費十斗上曰米雖陳腐不猶愈於
蔬菜乎人有饑饉而不能救何用養魚其罷之
○教曰上林園花器負重難致我不好花卉自
今勿令進貢以寬民力○世宗朝上嘗患渴疾
代言等啓醫云宜先食洽白雄鷄黃雌鷄羊肉
皆能止渴請令有司逐日供進上曰吾寧爲自
奉以戕物命乎况羊非本國所産乎代言等曰

宮羊滋蕃請姑試之上竟不許○命上林園花
卉鵓鴿悉散給民間上凡於珍玩之物無所好
○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欲進馴鹿上聞之
曰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其令勿進○户曹判書
李之剛請作倉數十間以藏豐儲倉米穀上曰
土木之役予所不欲也倉雖不可不作今値歲
歉且當東作之時不宜興功遂不允○修勤政
殿叅賛許稠啓曰初構之日凡殿宇丹雘太祖
務從儉約願殿下勿令侈美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上曰丹雘用金予亦以為大侈即命董

役官勿用○成宗朝繕工提調李世應啓曰宣
政殿乃接待天使之處其丹䨼宜加眞彩上曰
與其奢也寧儉仍舊而已不必華侈爲也○辛
丑十一月掌苑署進暎山紅一盆上曰冬月開
花特人爲耳予不好此後勿復進○宣祖朝入
侍臺臣有以近來服飾華美爲言者上披裏衣
示之曰予衣亦用綿布臣子服用宜有過於予
者耶諸臣惶愧自是侈習一變○仁祖朝宮中
服用專尚朴素非法服則不御文錦夏服則麻
布而亦不取精細至附歛之用紬衣居多皆平

日所製者也○肅宗朝承旨徐文重因召對陳
近世侈靡之弊仍言臣祖母貞愼翁主臨終以
宣廟遺衣襨用於送終即青染三升短襦衣三
升襦袴也想必平日所服皆如是此所當取則
者也上曰斯言切實予當體念焉⊙世祖朝工
曹請造中宮酒房金盞上曰其以瓷代之尚衣
院請造東宮銀硯爐上曰後世子孫生長宮中
易至侈肆豈宜復以奢導之昔唐宗作銅硯爐
以天下之富尚如此況其他乎○命禁御鞍金
銀飾○教戶曹曰上之奉養過厚故下之供億

難支於是不能治生相牽為盜被盜者破産困
窮亦未免作盜是上之人驅民為賊也厚奉之
弊至於無民可不重耶予自卽位以來務崇儉
約設詳定所磨勘用度有司以為屬上之事不
可過約大臣供億亦不可輕裁是大不然推其
義於予當用斛飯甕酒耳户曹速與詳定所同
議自闕内至諸邑一應經費無遺定式使吾民
田税貢賦軍役外一無所與專治生業○宣祖
朝相臣柳成龍筵奏曰臣聞皇朝無外方進上
之事只以十三道贖銀付光祿寺凡進供之物

皆貿而用之若有別用之事則以特命减膳而
用其價銀故遠地之民不知有輦輸之勞而工
匠百物無不湊集於京都此其立法之善也○
趙憲上疏曰窃聞中朝御膳之用皆出於民賦
而収銀以蔵尚饍監太監逐日出銀以買物膳
于市而監飪以進云○先正李珥筵奏曰今之
所謂進上者非必盡合於上供也細鎻之物莫
不畢獻水陸之産搜括無餘而真擇其可進于
御膳者則無幾焉古之聖人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雖進獻之物一一皆合上供亦

當減省以舒民力況以不急之需殘傷百姓者
乎○壬辰兵亂以後財賦縮於舊而經費日廣
大小需用每臨時自奪於市民甚怨苦熊劉兩
使時相臣李恒福李德馨始刱設分戶曹凡詔
使支待之物預爲措備而用之外方及市民甚
稱便○李恒福五判兵曹當天兵水陸湊集事
關軍旅者靡不歸之本兵郞恒備羨布萬匹以
待急時之用○太祖朝以旱求言言者皆以亟
罷土木之役汰女官宦官之職早朝聽政親君
子遠小人爲言於是罷宮闕造成惟功臣妻女

封翁主外悉停宮主翁主宅主女官之祿○世
宗朝以早出宮人年壯者歸其家○仁祖朝省
宦官宮女之數減闕內外柴木之費共綿布九
百三十六匹從大司諫尹煌之言也○肅宗朝
以旱乾放出宮女二十五人○典翰崔錫鼎筵
奏曰今之進言者皆陳積痼之弊語非不切而
不為根本之論難望着實之效今宜省費節用
量入為出稍存羡餘以為財積而不用大變通
之舉則亦未免為空言矣先儒曰大變則大益
小變則小益郎今入侍之臣皆是任國家幾縠

甲兵之事者上自御供以至軍國諸需摠其一
年大數裁量變通講定節目以爲足國裕民之
本誠今日之急務也○知敦寧李端夏上劄請
令廟堂稟定裁省節目一如丁丑亂後以體先
朝至誠恤民之意下備局覆奏言考據前例参
酌損益稟旨裁定而亦願聖明更加體念於節
用愛民之道大小用度常以惜費爲務使羣下
有所觀感遵承上從之○因遣臣洪萬鍾林泳
言命列錄諸道應進朔膳物種之數以入四殿
皆自大內就其物種中不緊者及有瘼者多所

權減○因大臣筵達凡百用度特令賑恤廳商議裁減閔維重金錫冑等考據前例參量各司物種緊歇多寡可減者減之別單入啓所減一年價米摠計九萬三千餘石各處燒炭木及紙地等物一年所減之價計米七百七十餘石木二十八同餘疋○判府事金壽興劄論時弊請減軍兵之額必與粮餉數相當使軍政經用兩無所妨○大司憲李端夏上疏曰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自今年爲始必以一年稅入析而爲四分而許國家經費約之於三分之中不

足則上自祭享御供先加節省以至大內侍御掖庭下人百官祿俸各司吏隸宿衛軍兵或裁其廩料或汰其員額百司公用一切裁抑各陵忌辰祭油果及果品加以染学彩花其費不貲亦非正禮豈不可以裁減乎且所謂御供非止膳品凡係衣服百需皆謂之御供若以衛文公衣大布漢文帝衣弋綈履草爲集上書囊爲殿帷爲法自上先行節儉又以是勑勵朝廷中外承風人皆儉約則民力可省國儲自裕矣然公私必交有積儲雖遇凶歲國用可繼民亦可活

臣所嘗達勸奬富民廣設社倉亦爲是也○領
相金壽恒請對言曰令民力盡矣國計竭矣百
爾思量無他可救惟有惜財用節浮費爲第一
急務凡干不緊事勿論費用多少皆可停罷竊
聞近者有內下書法令藝閣開刊取石於忠州
地云此等事宜先停止自上每以不作無益爲
心務從省約仍飭有司大少浮費皆停罷庶
有及民之益矣上曰節用愛人有國之先務也
雖在常時所當惕念況年事如此藝閣刻役其
令停止凡係浮費一切停罷可也○右相李尚

眞言陵幸時所用遮帳所入綿布不下十同遮
帳之索亦價至三百兩仍舊件以除一分之弊
上令仍用舊件○孝宗朝比年凶歉備局請減
百官祿俸政院繼之大臣申之而不許一則曰
忠信重祿聖人所訓凶年饑歲尤宜惕念再則
曰御供未減者尚多㑓其盡減更議可也惟浮
費悉令節減三則曰祖宗朝待下之道極其豊
厚今不可太薄終不減祿經用亦支○中宗朝
領議政南袞等以歲歉請減百官祿上曰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苟非極凶不可減也○先正趙

光祖進奏曰人能克己則無私矣成宗朝尚寬

厚之政至於奸贓之罪亦或寬之賄賂之行蓋

始於是時也在世宗朝如萬戶等官亦皆廉潔

相尚士習之邪正治道之汚隆因此可見矣今

世此弊雖未至甚須痛治之必有所犯使不得

立朝則人知所畏而各自砥礪矣且如親戚朋

友互相贈遺者雖非賄賂之比然亦使之不得

以私相干則世道自至於清明矣○顯宗朝先

正宋時烈上疏曰臣及見前輩得聞其言則有

云朝紳有與市井吏胥交好則輒阻清望今日

朝臣祿薄不與此輩交好則無以為生故能自
拔於頹俗者鮮矣以故此輩一罹罪罰請囑四
至極可寒心○肅宗朝知經筵李敏叙筵奏曰
吏受賕一疋以上罪死此唐法也今則至於自
公許給人情債奸猾何所憚哉若不革此弊則
雖有恤民之政皆無實效矣承旨李寅燁曰臣
曾任襄陽見之進上一駄人情為五六駄胥吏
為弊至此矣上曰聞極驚駭各別嚴飭○教曰
京外情債為生民之積弊掖庭下人及各司吏
胥輩嚴加禁斷政院請以上教頒布於八路兩

都一體禁斷○宣祖朝先正李珥筵奏曰自權奸濁亂之後上下惟貨賄是事官爵非賄不進爭訟非賄不決罪戾非賄不免以致百僚師師非度吏胥緣文舞奸百物納官之際精麁不分多寡不計惟以賄賂等級而取捨之以至一皂一隷稍有所管則輒事漁奪此誠亂政亡國之痼弊也然古者府史胥徒皆有常祿仰食於上今之吏胥擧無廩俸若不漁奪無所資生此亦國制之未備者也吏胥之求賄固當痛絶而其代耕之資不可不給○先儒趙憲上疏曰中國

之制如禮部大處三堂上坐起之所止有九吏
儀制祠祭四司各有九人外邑之吏當械於此
矣夫以中朝人物之盛事務之繁而高官之所
使令者止於决事執役而不敢帯一吏以禁市
巷之目以偏方人物不得擬於遼薊一面而內
外庶官深好便佞之滿前一吏可辦之事分屬
于三四吏只益喧聒而事實不治出則必求呵
擁之滿路驅從小處到底興歎嗚呼奢侈之過
而百事之誤如此誠能依中朝之制先減六曹
吏卒之數庶司外邑以此損之刻定其額如有

此稤役鈌者推移充定止留任事者量給其料
則人食其事而國用甚均吏胥其任而公務亦
清矣○顯宗朝先正宋時烈上疏淸汰省吏胥
曰今兵曹判書南九萬汰去者近百誣謗朋興
然其利益則已不貲矣伏願亟令諸曹一例汰
省焉○領相鄭太和筵奏曰扈衛之設初因仁
廟反正後危疑之際而今則雖無此輩禁衛不
患單寡自在先朝已有革罷之議革罷宜矣諸
大臣沈之源鄭維城李景奭李時白元斗杓皆
以爲扈衛之役今至三十七年別無得力之事

徒費許多之廩罷之爲宜以諸議不一竟不罷
詰戎
歐陽脩曰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褒王制壞而不
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
其大意焉
仁祖朝命依祖宗故事設武學教授印兵書以
訓武士　肅宗朝以武科中士夫子弟可用者
甚尠命入侍諸臣有子弟累人者勸令學武右
相南九萬曰中原則有武進士武藝數技之外
以平邊論治安策試取故入格者雖尠而多可

用之才我國亦有講制而只講音釋便皆得叅
士夫子弟雖能講書而武藝不足故常漢之叅
榜者居多若欲矯弊則稍重科式而節楨取人
之數可矣○上教曰武臣當以射藝爲先而延
來秩高武臣以射藝爲羞耻事不肯肄習故每
於朔試射時中數不及將官輩甚非矣鳥銃亦
兵家長技而武人輩以爲砲手之業而不肯學
仁廟嘗令兩局大將放砲於御前亦出勸課之
意也孝廟亦嘗下教于柳赫然曰祖大壽指常
着決決與指便合爲一彼大將尚猶如此我國

武人則爵秩稍高便弛射藝良可痛歎自今別
為申敎之後堂上武人依舊少中則當別樣警
責矣○宣祖朝故相柳成龍戰守機宜曰兵法
喫緊頭腦惟在於束伍所謂束伍者分數是也
故先儒云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孫子曰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今之為將者無一人識
得此意凡所謂朝官兩班稍解操弓者名曰軍
官聚在帳下備其左右應對使喚之任而已至
於軍卒則皆各邑臨時起送本不知戰陳之事
又無隊伍旗哨所隷紛紜雜沓喧譁紊亂手足

耳目不知所措而卒然驅之於矢石爭死之地
求其力戰勝敵不亦難哉束伍之法在紀効新
書者極為明備有志之士苟得是書而依倣慕
效其於行軍制敵之道思過半矣○先儒趙憲
曰國家閱武之法歲不屢擧雖或為之而行伍
不明旗鼓不整見者輒歎其若兒戲平時如此
臨敵安措○中國兵制內外之軍俱有餘丁五
人官給馬價又給糧布甲冑弓矢槍劒皆出於
官故軍馬甚整而器械精備以之日閑戰陳而
軍無所憂矣我朝士卒只一二保人而或不能

備馬裝器械無不自具點考之時例借於人而
或有借不得者以數斗米與吏則以無為有別
侍衛入番者雖有其祿而不即出給孟冬當受
者至春未受外方之軍出番後難於留待當受
四石者賣捧一石而歸口尚患飢曷能留馬於
京以待習陣乎其梢糧雇馬勢所必至也東俗
責辦飲食之弊無處不然而軍卒尤甚有新来
知面鄉味等例不知其數不待列將之徵索而
為其屬隷頭掌務之所侵費者賣田破家而猶
不足先革此弊然後軍戞小舒矣○肅宗朝知

經筵李端夏奏曰變通兵制事臣曾亦屢陳而
故判書閔應亨在先朝以務節省減兵額等事
陳白之言誠合今日施用故敢錄一通以獻左
相閔鼎重曰壬辰以後輦下訓局兵額不過三
千至于今日其數漸至增益五千兵則恒留輦
下矣今當自上酌量定其堪為宿衛之數然後
汰減其餘軍制旣變通則地部經費自可不乏
兵貴其精何必以多為務國家稅入過半歸於
軍食而經用常乏不得不取民無制端夏言是
也端夏又讀應亨所陳外方兵政積弊之說曰

束伍兵通計一國爲二十餘萬今若擇其壯丁
爲實兵而汰其餘爲保則皆當爲精兵雖有外
冦可以備禦若其常時輦轂宿衛之兵以親臣
領之不過數三千足矣○上親臨沙塲閱武畢
諸廳軍兵使其軍門施賞仍命後勿爲例南九
萬上劄以爲二十里隨駕半日習操本無功勞
之可言牛酒犒饗足矣豈可不問坐作之能否
不問技藝之工拙連營逐名混施恩賚推此以
往春蒐秋獮何以繼之克敵斬馘何以加之庚
申討逆扈衛時殿下以屢日暴露爲悶有論賞

之命而其時各自本廳柳箭騎芻鳥銃從自願
試才依中日例給賞一中以上皆不舉論矣○
李汝發為將也軍中施賞甚薄人或以太慳為
言汝發笑曰無事厚賞臨亂何以激勸○孝宗
朝上問於領相鄭太和以其薦拜李浣為訓鍊
大將居無何軍卒多悲謗讟朋興上復問於太
和對曰具仁垕年老柔善兵不畏將久矣遽見
浣紀律嚴明自懷疑惧而如此若過五六月軍
中恨其來之晩也上頷之後果如其言○宣祖
朝故相柳成龍劄請江華喬桐水陸軍姑令合

屬舟師此乃自居其處之軍實無往來之勞一聞徵召朝發夕至其驪州利川砥平遠地水軍姑屬婆娑城以防上流則民情兩便事亦兼濟

○先正宋時烈曰水軍之在山郡者事急則未及赴防常時雇立者皆是浮遊之徒豈肯臨亂而不逃乎在山郡者當一切移為陸軍而改定於濱海之民常時則使之屯田漁採以為生臨急則使之操船禦賊悅之者衆而緩急可用矣

備邊

程子曰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

世宗朝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鎭撫邊境野人畏威不敢近上聞而重之使久其任厚慰其母遣人致書褒之○諭會寧都節制使李澄玉曰卿之威武雖古人無以過之威振北鄙虜皆讋服予甚嘉之然御衆在乎恩威之不偏恩威不偏則人知所愛旣知所愛又知所畏如是則可以立功晉之羊祜是已卿鑑古將之得失體寡人之至懷不惟威武之專尚必加仁愛以服人永作北鄙之良將以慰予心○密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予深居九重北門之事遙

度而已未詳其實也卿於此事慮之熟矣卿其
啇度利害宗瑞密啓曰太祖天縱聖武起於朔
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西北抵于鴨綠東北至
于豆滿爰置孔鏡吉端青洪咸七州誠東方開
國以淺未有之盛業也曩者在朝羣臣獻議曰
鍾慶源於龍城則北方措置得宜而民弊盡去
矣聖上以為祖宗所守雖尺地寸土不可棄也
固執以為不可不從羣議厥後其議復起喧囂
不已乃令徵臣往議大臣加置寧北鎮于石幕
以定界域臣今在北方無處不見無言不聞富

居石幕皆非限域之處龍城亦非關塞之地以
豆滿為限者有一大義二大利復興王之地一
大義也據長江之險一大利也有守禦之便二
大利也然則欲以龍城為界者偶未之思耳臣
久在北方熟觀野人之情雖父子兄弟之間有
欲則相殘相害無異仇敵縱使日費千金難以
結其心或結之以利利盡則又肆其毒矣莫若
外示懷綏之恵内修備禦之事則我勢自強彼
勢自屈以自強之勢乘自屈之隙則可以得志
矣臣之欲汲汲於築城郭繕甲兵訓士卒蓄糧

餉者良以此也若城郭完固甲兵堅利士卒訓鍊則四鎮之人足以自守自戰矣奚待他兵之助其賊變之永息賊心之永服難以預料也○宣祖朝北界藩胡作亂連犯慶源乾原安原訓戎等地穩城府使申砬領輕兵先赴皆擊却之胡人識砬面目者相驚曰穩城令公也是時慶源鍾城會寧等鎮藩胡皆叛獨穩城胡不叛盖服砬武勇也砬常時鍊鐵騎五百餘名校獵習戰沿江馳突捷疾如神胡人皆聚觀之時昇平日久兵不知戰但守堞放矢如射帿然賊或闖

薄登城則皆惟惑不能發矢及見砬接刃搏戰

戰北有功邊兵始奮勵乃敢野戰擊賊得保守

六鎭由砬倡勇也○顯宗朝史判金壽恒還自

北關上疏曰六鎭距咸興遠邊鎭守宰憚壓無

人祖宗朝多以秩高文臣差遣北兵使世宗朝

許琮再爲北兵使成宗朝鄭蘭宗繞遞本道方

伯旋授北兵使方畧籌畫至今流傳固邊禦侮

可見不係於文武仍請別設巡察使從事官以

時巡歷六鎭邊情民瘼採訪轉報命下備局覆

啓北兵使以文武交差○仁祖朝命咸鏡道六

鎭守令以文官交差從觀察使閔聖徽之請也

○中宗朝敎曰六鎭守令以有名望文臣交差則隣官亦必畏憚及其遷秩還朝亦可與議邊事也非特咸鏡道如平安道邊邑守令亦令交差○故相金錫胄議曰六鎭處我極北每有藩胡侵軼之患朝廷推行五衛之制使六鎭之倅各自爲衛將以守其地使六邑之𤲞各自爲城濠以入其人民盖以邊上事勢與內地不同不如此則官不得保其民民不得保其父母妻子故也壬辰以後柳相成龍始用束伍之法以鍊

諸道軍兵而亦知六鎭形便異於諸道獨不變五衛之制其後金汝水爲北道兵使請設營將凡六鎭及各鎭堡軍兵出武之類並皆編爲束伍屬之營將而爲府使僉萬戶者旣失其所領踽踽如客六鎭之勢駸駸至於散落危弱今計必須盡復六鎭之舊制以其兵各守其城士地人民庶相依保而一衛受敵則四衛出兵相救使如常山率然之勢則大益於保邊制敵之要

○故相柳成龍劄曰東晉與南宋立國江左一也而晉猶能以長江禦劉石宋不能以禦蒙古

何也蓋晉則有藩鎭之制合數郡而置一大鎭使大將領之兵力不分故其勢足以當一方之賊如桓冲陶侃之流皆能控制千里宋於立國之初罷藩鎭而悉為郡縣其褢也兵分勢弱而賊至一郡一郡破至一縣一縣破故汪立信請以江淮諸郡合為四大鎭而盡出內地之兵并力禦胡我朝鎭管之制大槩此意也○故相尚震每憂義州界連底漢而襟抱踈濶自古中原有難我國必與受其害遠則衛滿近則紅巾可見矣前古有懲於此一境設巨鎭三四以防之

若麟州抱州義州是也今則只置義州防禦虛
弱又無城塹以閾之若鐵騎乘氷其將何以國
家設長城價布專爲是也吾之築城箭串爲江
邊而爲之兆也有志未就尋常恨也○備邊司
議曰倭長於水戰若登陸則便不利請專事陸
地防守乃命湖嶺大邑城增築修備○日本在
我國之東橫亘之勢與我東海相直對馬島首
接釜山尾對巨濟等地隨風緊緩或泊嶺南或
泊湖南何嘗有常處也以壬辰年始下釜山故
專以釜山爲禦敵之常處乙卯之鹿島靈巖何

為南寇落帆之所耶○故相李恒福啓辭曰倭之窃發冦抄者自五島得東南風至三島經宿過仙山島直抵古今島加里浦等處自對馬島得東北風至蓮花欲智兩島之間經宿直抵南海彌助項防踏等處此其賊倭入寇全羅之熟路而所謂蓮花欲智與慶尚右水營烟臺通望無碍故五島之賊過三島仙山而犯古今島者常出於不虞馬島之賊過欲智蓮花而犯南海等處者常為我覺惟是自馬島抵釜山得正東風則一帆便到○世宗朝對馬島倭犯邉上王

遣三軍都體察使李從茂將三軍征之捷奏上
王賜書李從茂曰自古興師討賊志在問罪不
用多殺近者對馬島倭奴背恩負義潛入我境
殺掠軍民者隨獲誅斬以正大典其前日慕義
會居我境者仍令分置諸州給以衣糧以遂其
生○孝宗朝倭人請得書籍及禮器樂物諸件
李厚源以為關係乘輿物者不可輕許只宜考
證家禮造給深衣幅巾等因又言彼雖戎虜既
與交好則不可狎侮在我宜用誠意請從來文
書無復胡寫所送物件無復苦窳而本曹與户

書郞同其看審無復只委下吏又令東萊府官
更加審察以防中間奸僞上極以爲是因爲令
式○肅宗朝通信副使黃璿曰交隣之道誠信
爲貴禮單雜物不可不精擇以送曾於乙未信
使時禮單贈遺之物無論巨細孝廟親自御覽
而其中馬鞍急時造成未及御覽下送矣自上
特敎罔夜取來看品後還送其事詳在乙未謄
錄先朝誠信待隣之道可謂盡矣○宣祖朝甲
午天將猝至闕下上蒼黃出據不及召譯官時
故相李廷龜以彌善入直急令入侍徃復傳語

至罷甚贍悉上謂承旨曰不料李某多才至於如此也○柳希春筵白曰文臣能漢語堪爲御前通事者至少必預爲培養○別抄文官五人習漢語每親臨試之李元翼每居最蒙賞○當壬辰使命旁午事機糾紛而譯胥所解不過水火寒暄而已故相李元翼接應酬酢毫無滯礙及帶譯院提調凡諸譯院公事皆以漢語稟定由是人皆自力大爲國家之用○故相閔鼎重爲譯院提調抄年少聰明者使與己習之譯偶

語問答